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時
間
共
席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總
數
計
時
數

中國書院

第

卷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時
間
共
席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失
定
後
到

日

伍

月

日

陸

月

日

統

計

共
計
時
數

附
錄
時
數

矣于誠之誠風黨學觀哉善哉其百倫萬言大
其錄之容善同與李曼謝根遊支平曰大蘇東
郭之青葉辭美哉其恩思季曼烈英論休半支
古類風氣與論全二十一軒辭羣書精墨幾圖
玄根齊曰之來致學書幾十三篇五經挾天文
書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世祖崇黃尚書
若因玄學也意其意高密人入世祖崇黃尚書
貴於天下也豈以曲為尺為差滅無限之身
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高士
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世祖崇黃尚書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
占候風角隱術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
緯之言兼精筭術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
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
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

玄竟以得免

玄京曰玄弃土不水土而熱木也必死矣遂罷

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去逐之告

玄竟以得免

玄

玄

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去逐之告
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玄竟以得免

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
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
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
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
貴於天下也豈以曲為尺為差滅無限之身
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高士
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世祖崇黃尚書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
占候風角隱術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
緯之言兼精筭術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
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
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

將軍何進辟玄乃縫被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
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玄多所匡正不用
而退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
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
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
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時與服子慎遇宿客
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
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
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
服比注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
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

卷七

二

尚書
郎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箬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
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衛式微詩也

王思任曰傳奴婢割捨撻得

服虔旣善春秋將爲注欲叅考同異聞崔烈集門
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
輒竊聽戶壁間旣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
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

未寤便呼子慎子慎度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擊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
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
侯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稽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
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

劉辰翁曰令人畏至
此安得不爲所中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

世竟新語

卷三

三

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入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
悉多宗尚之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
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何晏
甚奇之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置
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羈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

王世懋曰此清言始禍
王思任曰都不必到極處所以可復可畚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

德二論

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任至冀州刺史。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劉辰翁曰：看得又別。

傳假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世說新語

不相喻。裴真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暘。

魏志曰：徽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假實論才性，同異原本精微，鮮能及之。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或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
來如小屈時人卽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頽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
才博驗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頽清開欲說
理而頽驗驗豐博廣自
以體虛無美而不復言

諸葛玄年少不有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
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
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
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任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
世說新語

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
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
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
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
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
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
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
扶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
劉辰翁曰言其有疑必求剖釋不畱以成疾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
意。

晉陽秋曰庾敬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

第三子恢廓有度量仕至潁州長史

劉辰翁曰自是讀莊子法 王世貞曰此本無

所曉而漫爲大言者使曉人得之便當洗面濡

首 王思任曰此

或有矯時尚之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

尾柄確几曰至不容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

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夫藏舟潛徙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

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

去不去矣蕭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

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

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

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世說新語

卷三

六

劉辰翁曰此時諸道人乃未知此此我輩禪也

在達磨前 王世懋曰此乃禪機轉語 註名

精理甚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

外爲解義妙析竒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

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

者爲人薄行有偶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

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

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

郭二莊其義一也

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成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固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未若隱莊之絕倫也
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誌老莊持人成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注簿
文士傳曰象在
莊子注最有清辭過旨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

世說新語

卷三

七

爲友

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處仲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劉辰翁曰將無同正是一言耳何謂三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韓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王夷甫第四女適遐也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教名理辭氣清曠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劉辰翁曰此豈王夷甫口中語可笑可憎市門婦所不道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楊

世說新語

卷三

人

州牧以罪伏誅晉陽秋曰謝琨字幼輿陳郡人父衛晉碩儒鯁性適簡好老易善音樂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瞻太常玠別傳曰玠少抱羸疾初不於外檀相酬對時友數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

劉辰翁曰却不是看破是論極黃輝曰當日玠喜而不寐神情定然矣州不宜刪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嵇康聲無哀樂論 嵇康養生論 歐陽堅石言盡意論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竝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

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
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
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
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且桓宣
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
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輕髮如生母狗馨

王逆別傳曰逆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
並有高名述登孤事親孝謹筆瓢陋巷宴安永
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蓋田

侯王蒙王述並為王導所辟
劉辰翁曰豈有所不可故爾形容不服善
之態常有此又曰世說身字時或可厭

世說新語

卷三

九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李贄曰如此看
佛經今難其人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於
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
入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
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
馬非馬也

王世貞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
古人重知已而薄戚恩夫豈欺我王世懋曰
謝公猶然況他人乎
王思任曰原不是兩層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
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
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
如牖中窺日

褚哀孫盛竝已見 褚南人孫北人

劉辰翁曰牖中窺日外面光顯處視月筭隙透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
作將善雲梯仰攻

王世懋曰此言戲劉雖
善攻不能當巴之墨守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世說新語

卷三

十

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
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
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
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
面殷徐語左右取手中與謝耶拭面

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
或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王世懋曰此等政不必
解註似痴人前說夢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
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
三成德爲道包籒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口
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
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
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
不易也問註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
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
曰堯確然示人易矣坤貴然示人簡矣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
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
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
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動靜有爲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
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李贊曰簡
文言是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

世說新語

卷三

七

品於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
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
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
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
得此義夷然不屑

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劉本註孫謂禪家多難問今何不言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徃反精苦客主無間左
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
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

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劉辰翁曰亦是何等往復傳之後世一王世懋曰何至作對罵李贄曰劇談固一樂事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馮氏譜曰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劉辰翁曰支論有何高妙而稱道甚至

世說新語

卷三

三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侻爾馨語

凌濛初曰真長前登可露此破綻伎倆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劉本註四本論也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劉辰翁曰殆未是維摩詰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公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

世說新語

卷三

十三

王遂披襟解帶。畱連不能已。

劉辰翁曰領域未喻。陳夢槐曰此則敘致風華宜亟賞。烏忍刪。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爺子雖傳。猶不盡得。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王世懋曰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是一乘。故云正當得兩。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土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

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
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
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
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荀子王修小字也文字志曰修字敬仁大原晉
陽人父蒙司徒左長史修明秀有美稱善隸行
書號曰流莢清舉起家著作佐即琅邪王文學
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
公設與修同年故修弟熙乃歎曰
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
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

世說新語

卷三

十四

遣信令還而太傅雷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
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
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
士見

東陽謝朗也已見謝氏譜曰

朗父據取太康王籍女名綏

王世懋曰此

亦可入賢媛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
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
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高逸沙門傳曰道
林持講維摩詰經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
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
談一出來

安西謝奕已見
劉辰翁曰此何足載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
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
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世說新語

卷三

五

高逸沙門傳曰晉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
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
劉辰翁曰豈無
此等亦穢清流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
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
略者爲小品 語林曰浩懷欲往王右軍駐不了故
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
源思致潤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
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脫脫不合便
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知便
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

與支公有競故遷居剡縣更學醫術

王世懋曰此亦豈是求理于

談又曰精字恐當作積

世說新語

卷三

六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李贄曰劉

語極妙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僧淵氏族所出

未詳疑是胡人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

謝安有問殷浩無答疑闕文
王世懋曰楞嚴經中具明問答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通

王世懋曰
名言名言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世說新語

卷三

七

浩黜廢事別見
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施也二曰毗黎持戒也三曰羸提忍辱也四曰尺羅精進也五曰禪定也六曰般若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有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峭函並秦
之險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大雅詩也

劉辰翁曰各情性所近非謝公識量比語皆掩誰省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項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未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

世說新語

卷三

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畱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其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弋張孝廉船同侶悅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率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

孝廉試策高第爲校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劉辰翁曰此織

悉曲折可尚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

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二曰天耳通。三曰身通。四曰他心通。五曰宿命通。六曰漏

盡通。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旣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更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竒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世說新語 卷三

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旣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許詢謝安王濛陳夢槐曰。有此敘致。一凡風流。千載可懷。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

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凌濛初曰寫得安國小巫形態逼真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

世說新語

卷三

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按此意爲臨川所自注僧意未詳氏族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圃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威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邪遠公笑而不

答

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頰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游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誦鑿淹遠高悟冥蹟安常歎曰靈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巖白年六十不復出山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詔問東方朔朔曰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

世說新語

卷三

以陰陽氣類言之山恐有崩弛者居三日

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劉辰翁曰不答最是

按易理精微廣大謂此

非易不可就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任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

訥之文字僧道 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 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王世懋曰強作去聲如今俗語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毘曇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卽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

世說新語

卷三

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備朗有深鑿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毘曇未詳年卒 法岡未詳族氏 王世懋曰此是僧彌難弟處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劉辰翁曰兩語得反復之妙 王世懋曰以上中復分兩目也 按補依時次淵列便失作者之意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枝以爲汁其在釜下

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
慚色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
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時鄴銅雀
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
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成儀輿馬服飾不尚華
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文帝卽位封鄴城侯後
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
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劉辰翁曰箕在釜下十字自然不待下句妙妙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
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

世說新語

卷三

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

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
中令準忠信居正不耻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
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
書十萬餘言大始中位給事中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
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
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
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欽祗讚述焉

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
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早喪母雍憐之不
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
華時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

思著述齊王問謂爲記室參軍不起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述至終乃上張華已見王隱晉書曰謚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瀟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謚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錡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宋曹拈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

世說新語

卷三

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樂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

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周詩者南陔白華等六篇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

及自
亦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
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
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教告除靈丘
臨祠感痛
中心若抽

王世貞曰此語極有致文生于情世所恒曉情
生于交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
實際也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
李贄曰孫子荆文生于情王武子情生于文

太叔廣甚辯給而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
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

世說新語

卷三

答

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郡王
爲太翁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
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
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
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
離鄆杜問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

劉本註廣
晉宗屬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誦之異揚州
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
見融甚歎美之着象不盡意人賢須易論理義
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爲司徒左西
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劉辰翁曰浩長于談融長于筆也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晉陽秋曰設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數見

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

王世懋曰此

從莊子得來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爰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榮麗才學

世說新語

卷三

賞豫足參上流又不持儀檢形質頽索縱情嫺情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保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舍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犖乃谷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

劉辰翁曰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荷王思任曰自是風波之感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樞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睨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

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選絕當時

劉辰翁曰疑溫嶠庾亮俱曾爲揚州 又曰欲避庾公名故并更旁韻也 又曰作佞之備

孫興公作庾公誅袁羊曰見此張緩於時以爲名

賞

劉辰翁曰似謂此張紙耳 王世懋曰此未詳恐有誤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 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世說新語

卷三

弇州刪此亦宜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越

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觀觀之心也

劉辰翁曰不常卽非常 又曰與姦雄語正自難然亦何至狂痴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王世懋曰此正不得以羽翼解。鼓吹二字殊妙。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陸

氏譜曰退憑婿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世說新語

卷三

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聞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聞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王世懋曰賢人論當時所謂名理乃爾文章一大厄也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

簡金徃徃見寶

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太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王世貞曰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無也余不以爲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稜寡自然之致又曰陸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非弱何濫氣力勝之旨趣不足

簡文稱許椽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五言至建安而下蓋陸之徒雖詩有質文宗歸不異正始中玉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代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竝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王世懋曰註意引此似非簡文避許註理爲得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官商中聲然每至

世說新語

卷三

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劉辰翁曰此語無識列之文學亦然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咏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

相賞得

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黃輝曰二語亦當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釋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

劉辰翁曰與黃公壚語不爭多

世說新語 卷三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 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厥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王世懋曰此語難解似謂我亦算作相知者然不能為卿名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

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劉辰翁曰談文
有法補句自佳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終
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魏國人魏大司馬休曾
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
祿勳 負版
者賤隸人也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
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去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
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瞻容王

世說新語

卷三

濬仲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廣子
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
劉辰翁曰是
謝公語別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
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

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
文高當世用事於桓宣武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
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
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溫別傳曰溫以太和
四年上疏自征鮮卑

劉辰翁曰謂露布流傳須窮我劉亮可稱語
王世懋曰按此語最深難解言袁有此才而官
不利徒得東亭數賞齒舌間得利而
已何益於事又曰自古文人同恨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
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
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
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
之勲爲吏所讚

續晉陽秋曰宏爲
大司馬記室參軍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貴者

世說新語 卷三
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凌藻初曰後出
相遺今古同然

殷仲文天才宏瞻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若使
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

亮庚亮 丘淵之文章故曰豹字士蔚陳郡人
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
佐郎累遷太尉長史
丹陽尹義熙九年卒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
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
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

玄敗徒安威郡後見詩
劉辰翁曰未澄理亦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瞻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暗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王氏譜敘曰瞻王爽小字也琅邪人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王世懋曰散是五石散行散行藥也謂服藥行而宣導之陳夢規曰此亦孝伯感秋所在便覺句爲最佳遂詠而出之自不待答暗思何爲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詩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誅以之成

世說新語 卷三

劉辰翁曰誅文亦粗遣而已陳夢規曰登高遠長懷自來忽爾曰我今欲爲作詩無異音韻亮直寫得意氣慷慨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卽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劉本註謂答賀雪之版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蓋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

卽用爲記室叅軍孟昶爲劉牢之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
逖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轉
徐州刺史桓玄下都爲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
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
死

方正上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

世說新語 卷三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王世懸曰小兒
語故自方正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旣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守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
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

閩德而至者如林後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郭伯濟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旣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旣亡則無五子五子苦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說新語

卷三

淮太原府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太守初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者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耶遂自殺

劉辰翁曰語甚感動節次皆是王世懋曰世語簡而盡前後相應敘事工拙見矣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旣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

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龍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手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魏志曰毗

字雅潁川陽

蜀人

遷衛尉

夏侯玄旣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者

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兄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

世說新語

卷三

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後中書令李豐惡去將軍託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與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

可得而雜

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騫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木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讎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
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裕孫東海定
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風成濟
王慶辜臣迎之即皇帝位魏志曰泰字玄伯
司空羣之子也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
昭問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垂涕問
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
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鄉更思餘計泰厲聲
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更成進卿
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世說新語

卷三

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適太
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歷尚書太子少傅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
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
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
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
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
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
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

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誦常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看鰥。陳乞雷之世祖甚悲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魏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形濟等尚爾况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柱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

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各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

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

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驍長

世說新語 卷三

輿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王隱晉書曰預字元愷京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叡魏太常父恕幽州刺史大預智識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幽州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入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王世愨曰杜元凱千載名士楊濟倚外戚為豪此何足為方正 陳夢槐曰募楊濟雄俊不肯下人歎語的的如畫入方 正則奔州刪去便不足惜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和嶠為今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公車來嶠便登

正向前坐不復容易。最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虞預晉書曰最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爲安陽令累遷侍中中監

山公大兒著短帙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

辭問見見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清

長子也雄有器識任至左衛將軍

尚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

難說新語

卷三

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

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

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

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

何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

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郤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

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

帝從之

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 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

國杆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
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劉辰翁曰憾而
已非方正之選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稽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
設宰會召葛旗董艾等共論時宜旗等白冏稽侍
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
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
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
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
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

世說新語 卷三

得而退

盧頊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
王所誅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
中郎轉長史冏敗見誅八王故事曰艾字景
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
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
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
王世慙曰中散
兄故自不凡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
如卿於盧毓盧瑗士龍失色旣出戶謂兄曰何至
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

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芬。位至尚書。孔氏志惟曰。盧充與崔氏亡女。齒婚。生兒。溫休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

朝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

卷三

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

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

者不敢進。遂得免。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

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

用卿法。

王夷甫。庾。數也。

劉辰翁曰。似狎爾。非方正也。

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王世懋曰可稱曰辯未是方正
王思任曰雖不信邪直勝之耳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

劉辰翁曰振古絕
答得意之名言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

世說新語

卷三

之第

劉辰翁曰亂倫似謂不類耳
李贄曰陸與虞翻同是賢者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見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恢兒娶鄧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願伊庾家伊願我不能復與謝袁見婚及恢亡遂婚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厥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說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爲明賢避難江左中

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

會娶恢女名文虎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

孫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任至尚書郎娶諸葛恢

次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蔡陽

太守娶河南鄧攸女永嘉流人名曰哀字幼

儒陳郡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

內史謝氏譜曰衷子

石娶恢小女名文熊

劉本註謂恢亡遺女能如此我雖在亦僅能如

此也劉辰翁曰我願伊伊願我是纏綿語

又曰委曲

細碎可觀

涸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
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
泣便舍去周侯獨畱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
背曰奴好自愛

世說新語 卷三

察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顓次弟也仕至中護

軍高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

物敦取為從事中郎即因事誅嵩晉陽秋

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阿奴謨小字

劉辰翁曰少年陵忽大有以此為方正奇矯取

名取害心術王世懋曰仲智傲狠伯仁友愛

正都無關方正王思任曰

仲智戾氣何處着好兒好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

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

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刀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

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刀為辟易於戶側既前

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少好學。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劉本註。仲智如畫弟之泣。別責兄之容。佞其言似近。亦大不近人情矣。

王舍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愛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世說新語

卷三

汝藻初曰。次道如此。故可。何以不滿拜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驍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蚤卒。時爲悼惜之。劉辰翁曰。言伯仁以棟梁自居。而絕人也。又曰。勸柱語。柱自佳。語又佳。

世說新語卷四

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峻注

明 張懋辰訂

方正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愚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世說新語

卷四

王世德曰故事如書黃輝曰盛德令言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王世德曰可稱曰正任曰反覺捐頰破口者未盡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

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入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詩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世說新語

卷四

木註謂林父終以功贖敗也又曰藝之甚非有期望也按此鍾因承上文遂不言名字而不斷之意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會稽後賢記曰

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望吳

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任至御史中丞

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王世懋曰丞相末年大不滿人意在保存諸叛賊蓋渠於節義二字不大分曉

劉辰翁曰情

誓其真宜在朝廷之上。

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劉辰翁曰小人語豈識國家大體見辱方正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僂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卷四

晉諸公贊曰願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願領軍司馬

劉辰翁曰陶語殊橫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雷

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

贈司

空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旁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

徐廣晉紀曰江彰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奕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范注碁品曰彪與王恬

等碁第一品尊第五品

劉辰翁曰丞相雅量此年少不讓小伎

道多宜戒曰王世懋曰語蘊藉似王公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旣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

世說新語

卷四

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

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劉辰翁曰此却非周嵩比又曰措不見話言以下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逆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磬地寧可鬪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中興書曰溫曾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

劉辰翁曰如怒如

如磬即如此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
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劉辰翁曰此語可第深公自道不可王
思任曰自道不可然以道惡少亦自可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

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闡而止

王世懋曰王氏有名者初出多作
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爲第二人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

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

世說新語

卷四

是笑事恐不可闕蓋田慨然曰旣云堪何爲復讓

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
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真正不踰
皆此

類

王世懋曰註引別傳以實述之方正真
臨川忠臣也劉辰翁曰亦取其真耳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旣成示庾道思

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綽集載誄文曰咨子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
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
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章承賤語言日誦心悲

道思庾義小字義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

尚率到位達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世懋曰孫多穢行故累受此辱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
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
癡真癡

劉本註此謂撫軍於其臨終方以此命之陳
夢槐曰癡字真哀歎怨至卽死猶當命之况及
臨終撫軍真屬情癡凌濛初
曰至死方得長史枉爾巧言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叅軍頗以剛直見
疎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
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世說新語

卷四

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剡

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叅軍

劉本註謂我若言君亦不用聽訊謂同

問因語都不白不介意如不着意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
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
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劉本註謂從此作因緣
王世懋曰此語殊有益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
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
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諸子中故知名歷尚書秘書監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遙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不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

中興書曰阮裕終日頽然

無所措綜而物自宗之

劉永翁曰吳無論理王世懋曰安石渚會稽地名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

世說新語

卷四

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不以形色加人不

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劉辰翁曰薄溫之詞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梧省率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王世懋曰此無處著方正

羅君章會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

識已多不煩復爾

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桂陽東陽人蓋楚熊
姓之後啓上羅國遂氏族馮後寓湘境故爲桂
陽人舍臨海太守彥首縣榮陽太守緄少子也
桓宣武辟爲別駕爲官歷遣擾於城廂池小洲
上立茅茨伐木爲狀織葦爲薦布衣蔬食晏若
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
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
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
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
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

遠書曰王莽宗族
比于侯五大司馬

世說新語 卷四

王世懋曰是不平語 張愨
辰曰壯士居間易生忿歎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見求王女王許咨藍
田旣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郝上文度
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郝曰惡見
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
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見

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三女字伯子中
與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世懋曰舊以面兵爲句再不可解今始曉所
以言文度癡兒畏桓温面孔渠兵也那可嫁女

與兵 按此當以面兵那爲句如公乃
韓伯休 那是此法敬美說亦是然費解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檇蒲見有勝負因曰
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適曰此郎亦管中窺
豹時見一斑子敬瞑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
長遂拂衣而去

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
詠八風南風音

劉辰翁曰竟是小兒 王
世悉曰子敬故慕此二人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後綏爲太學

世說新語 卷四

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

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稽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世懋曰謝公欲用
人何必須其一詣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

謝曰推人正自難

阮思曠也
王世懋曰意未肯降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
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
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

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徐廣晉紀曰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劉辰翁曰謂薄待大臣也然殿脾比之麩芻擲去似爲不可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盞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世說新語

卷四

盧奴江歎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歎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表知

名當世歎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驛騎咨議宋書曰歎卽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

茂遠湘州刺史

王世懋曰此亦僅得簡傲耳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劉辰翁曰善對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
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劉辰翁曰捷急
語耳非方正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
二人共語張因正坐歛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
失望便去范苦譬雷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
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
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

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建武王忱也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
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卽

世說新語

卷四

甯姝也
生忱

雅量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
自圍碁外啓信至而無見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
其故以爪搯掌血流沾禱賓客旣散方歎曰已無
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
自若

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
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江表傳
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
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

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
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
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
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

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
呂安

同誅

王世貞曰每歎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
之猶爲不堪况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預轆皆
超脫人累
默契禪宗

世說新語

卷四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
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
得住

王世懋曰夏侯故雅
量然得無傳之小過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
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
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王世懋曰此自是
風惠何關雅量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

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議世祖惠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

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

世說新語

卷四

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其載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較張懋辰曰二語殊疎遠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

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

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嫂甘卓攻之

馥出奔道卒

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
縱心事外無迹可聞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
換千萬與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
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
官家故可有兩娖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
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晉陽秋曰劉與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
交結爲范陽王廕所暱廕薨太傅召之大相委
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
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標爲中外所歸累遷
司空太傅
劉本在換借換

世說新語

卷四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
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
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
從兄頗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
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大傅
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
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
曰自可全君雅志

裴頠
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所稍嚴

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管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陳夢槐曰冲懷可挹語自澹宕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李贄曰語極當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竝恒自經營同是一累

世說新語

卷四

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屐當未盡餘兩小麓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爲勸所詠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孚別傳曰孚

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劉辰翁曰勝負本不待此寫得祖士少慚作殺人陳夢槐曰準括阮蠟屐最韻有士少比擬

一段反爲飯中砂耳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
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就許上牀
便吟臺大斲丞相顧諸容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晉百官名曰許璠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
曰璠祖豔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
璠仕至吏部侍郎顧和字君孝少知名
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仕至尚書令

劉辰翁曰
茂弘語謬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
大見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大
世說新語
卷四
真嘗隱幔但之此見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
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
知元規非假

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
九歲和六年遇害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叅軍名字已顯而位
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
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
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
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

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甃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沈充未詳。按劉本無充字。若充則字士居。見晉陽秋。不得云未詳。吳人以中州人爲僮。

陳夢禔曰。晉最喜此則。寫一時雅流。宛至明悉。褚沈俱有雋神。遠度送客泊舟。旣偶爾相值。問姓具饌。自權然爲樂。何處著欲以謝慙。狀如不覺。數句。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

世說新語

卷四

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劉辰翁曰晉人風致著此故爲第一。王世懋曰晉人以使爲信。陳夢槐曰若往東廂任意選之卽是大門第。語斯亦坦腹之兒。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

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頽縱宏，任飲酒，詠節與陳雷阮放等號充州。入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衰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劉辰翁曰：仲智做狠文，無別淚。

世說新語

卷四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衫，憑兩人來請丞相。中典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張懋辰曰：俱是名流。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

平 凡 日 至 凡 日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平 凡 日 至 凡 日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受學堂

學第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

高 凡